



鳳凰穴

鄺鄺現代劇

田石瑛 編著

長安書店出版

鳳 凰 穴

(鄖鄂現代劇)

田石瑛編 碑林区美朮工艺社設計封面

★

長 安 書 店 出 版

西安东大街 318 号

西安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 002 号

陝西省新華書店發行

西安东四路 105 号印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frac{6}{8}$ 字数: 16,770

1959年 3 月第 一 版 1959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統一書号: T10095.498

定价: (乙)0.08元

場 次

第一場	小 組 会
第二場	說 服
第三場	布 置
第四場	虛 驚
第五場	辯明神鬼

鳳 凰 穴

人 物

时 間：一九五八年秋。

地 点：西安市北郊某农业社。

人 物：李崇信：58岁，勤劳忠厚，迷信神鬼，反对平坟，李世民的父亲。

李二孀：53岁，思想进步，疼爱儿子，李世民的母亲。

李世民：24岁，青年农民团员，思想进步，斗争性强，有办法。

閻惠芳：20岁，李世民的爱人。

高鈞安：24岁，团支書，生产队长。

韓信信：22岁，复員軍人，劳动积极，爱說爱笑。

李万伸：社主任，40岁，党支書，工作能力强。

韓宏仁：50多岁，阴阳先生，好吃懶做，为人狡猾。

張六婆：50多岁，巫神兼“法”官，比較狡猾。

社 員：甲、青年。

乙、青年。

丙、妇女。

丁戊、壯年二人。

群 众：十余人（愈多愈好）。

鳳凰穴

(鄧郭現代劇)

田玉瑛 編

第一場 小組會

(启幕前：場內笑声、歌唱声、群众正在准备开会。
幕在音乐声中徐开，夜間高鈞安在看報紙。)

韓信信：(手里拿了一块饅正吃跑上唱崗調)

世民哥你們到的早，

閻惠芳：(接唱)

你为啥今晚迟到了？

李世民：(接唱)

应当深刻作檢討，

韓信信：(向高敬礼接唱)

报告隊長今后不敢了。

高鈞安：(抬头边笑) 剛結婚，就迟到，应当受罰！

韓信信：是！

高鈞安：立正！向后轉！齐步走！立定！向后轉！坐下！(韓按口命行动，大家哄的都笑了起来。) 好！我們今后就要这样軍事化。(把大家看了一下) 大家都肃靜，現在开会！今晚主要討論，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增加生产，多打粮食，关于迁坟問題。看誰发言？

李世民：(举手) 隊長，我发言。

高鈞安：好！

李世民：(唱崗調)

我这里举手先发言，

迁坟之事我喜欢。

(轉唱紧訴)

坟墓不迁妨碍大。

拖拉機種地有絆搭。
占去耕地面積大，
遷掉坎糧食能多打。

韓信信：（接唱）

雜草叢生把子下，
蟲病害影響好莊稼。
蚊蠅孳生把人害，
毒蛇出入是禍根芽。
狐狸、黃鼠和老鼠，
都把糧食亂遭踏。

甲：（唱山茶花）

澆地時，把水泄，
塌塌墓坑把人跌。
遷掉坎墓好處大，
不遷坎墓壞處多。

乙：（接唱）

風脈穴道把人騙，
雙手勞動勝過天。
迷神信鬼老封建，
靠天由命枉費心肝。（截）

隊長：遷坎我完全同意！

高鈞安：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

群 眾：同意！沒意見！

李世民：隊長！遷坎多麻達！干脆今晚上把我那三個老坎平了去。

衆：先平我的坎。

高鈞安：好！好！同志們！大家的情緒很高，我們下去再研究，今晚的會開的很好。這充分說明我們學了總路線，思想解放了，覺悟提高了。但是遷坎這个工作是幾千年來我們的祖祖輩輩，從來沒有過的事，難

免有許多障礙。我們不但思想搞通了，還要下去多給老年人宣傳解釋，也幫助他們進步。現在大家再沒意見了就散會。（在喜气洋洋的說笑聲中幕下。）

第二場 說 服

李二孀：（手正摘蔥上唱五更）

爛哨子擀細面，
再給鍋里打雞蛋，
丰衣足食好日月，
毛主席恩情說不完。
眼看晌午端，
放工在眼前。

李崇信：（上接唱）

可惱娃娃見識淺，
糊里糊涂平坎園。

（進門怒氣冲冲）這是胡鬧哩么！

（唱銀紐絲）

怒氣冲冲進了家！

李二孀：（接唱）

民你爹生氣為了啥？

李崇信：（接唱）

把人活氣死，
簡直不象話，
抓兒養女不頂啥！

噯！你還問哩，咱先人積下好幾了么！

李二孀：咋咧嗎，為啥嗎？娃也是有媳婦的人咧，難道都不怕人笑話！

李崇信：笑話！笑話！真個是子大不由父咧！當起我的家來了。

李二孀：說了半天，到底為啥嗎？（唱勞子）

他平日對娃多歡喜，

今日里为啥耍脾气？

莫不是娃娃不孝顺？

莫不是在外惹是非？

（唱慢西京）

我这里上前去解劝，

叫声你爹听心间：

自古道亲生不见怪，

好坏总是咱亲生的。

有过错也应当耐心教育，

生闲气对身体有损无益。

算了！算了！土都拥到下巴上了；还有啥过不去的事哩？是缺吃吗，还是少穿？再说，娃也不小了，人家就有个主见哩。新社会这娃也瞎不了！你一天能做了做下些，饭对了，你就吃，生哪闲气着做啥哩。

閻惠芳：（上）妈！饭对了，下面不下？

李二孀：先给你爹下一老碗，我等一会和民一块吃。

李崇信：（问閻）你知道民今日在社里做啥哩？

閻惠芳：我在南井边正打棉花杈着，听说他们上东凹里平坟去了。

李崇信：啥？平坟去了！回来给他說，咱坟北哩那三个老坟不能平！

閻惠芳：嗯！（不喜的下）

李世民：（上唱五更）

太阳晌午端，

放工回家轉，

进得門来用目看，

爹爹他生气为那般？（截）

妈！饭对了没有？

李二孀：早都对了，光候着你哩。只說你到乡上送……

李世民：媽！對着哩，本來今上午不下地，都到區上送辦人民公社的申請書去；可是咱社為了以實際行動來迎接人民公社，大家一致提出不遷坟，要苦戰一天一夜，把咱社的坟墓全部平完，把所有的棉花杈全部打完。昨晚上苦戰了一夜，我隊里只剩下幾個坟了，所以今天抽出一部分人送申請書，一部分人平坟和打棉花杈。

李二孀：噫！青年人總是個沒晌沒乏。

李世民：媽！要不，咱兩面大紅旗咋樣能插到咱村門口哩。咱們這一次又和翁家庄提出挑戰了，差一點落到人家後邊了。

李崇信：挑戰！挑戰！就是個挑戰！咱們塚北咱三個老坟可不能平！

李世民：（呆住了）啥？爹！昨天晚上咱在會上都表示了態度了，你不是也沒意見嗎？

李崇信：（生氣）沒意見！我咋不表示呢？我還不知個好歹了，不能平就是不能平！誰要平，我就碰死到他跟前。

李二孀：哎呀，你看你！不能平就不能平，好好和娃商量商量，你是和娃打架呀嗎！（轉對民）民！好好和你爹商量商量。你爹咱性格你也知道！叫媽給你下面去。（下）

李世民：爹！你說为啥不能平？

李崇信：（唱山茶花）

平坟挖墓害處大，
風脉跑了咋辦呀？
遭下大禍誰担待，
神哭鬼叫惹麻搭！
今早遇見張六婆，
真情話兒對我學，
昨夜晚神鬼來托夢，

要錢要房胡鬧活。

李世民：（接唱）

坟墓不平害處大，

神鬼風脈在那搭？

風言浪語你愛听信，

誰造謠言我要追查。（游弦）

你又听神老婆的話，又是她搞的鬼。

（轉唱緊訴）

社主任昨晚講的对，

迁坟道理很明白，

耕地面積能扩大，

來年粮食能多打。

种田实现机械化，

拖拉机來回沒絆搭。

除尽杂草沒虫害，

保証能長好庄稼。

田鼠、毒蛇消灭淨，

免得田禾受糟踏。

作物播种有計劃，

因地致宜好办法。

李崇信：（接唱）

娃娃給我講一遍，

我的心里已了然，

轉面我把世民喚，

为父把話說心間：

你講的道理我听見，

我的心里有檢点，

拖拉机若还把地下，

在坟边也能轉圈圈。

李世民：（接唱）

平整土地多么詔，
为啥叫机器轉圈圈？

李崇信：（接唱）

一片坎地有何妨，
能影响少打多少粮？

李世民：（接唱）

全国坎墓有千万，
影响产粮堆成山。

李崇信：（接唱）

杂草、蛇鼠病虫害，
祖祖輩輩也没办法。

李世民：（接唱）

杂草、蛇鼠病虫害，
迁坎就为的消灭它。

李崇信：（接唱）

播种何必要有計劃，
那里能种啥就种啥。

李世民：（接唱）

农业发展沒計劃，
也給工业董麻搭。

李崇信：（接唱）

。遭下大禍誰来管？
我不同意是枉然。

李世民：（接唱）

平坎的事儿你甭管，
出下乱子我承担！

李崇信：（接唱）

家里大事我应管，
难道你娃娃要翻天！（截）

咋咧！尻子上的胎毛还没脫掉哩，就想当我的家

咧。簡直沒有个大小咧！你倒懂得个啥？我为这块好穴地，不知受了多大的艰难，流了多少血汗，这还是你姨夫在世的时候給咱看下的，你姨夫是方圆有名的阴阳先生。这块穴是凤凰穴，人財兩旺，你知道不知道？

李世民：什么凤凰穴！都是哄人哩。

李崇信：嗯！这娃簡直胡說哩么？你姨夫还能哄咱？祖祖輩輩几千年沒见过人說敢平坟，这都是胡鬧哩么。

李世民：（愈想愈难过）凤凰穴！人財兩旺！凤凰穴！人財兩旺！（滾白）爹！爹爹呀爹爹，你不提人財兩旺还則罢了！提起来人財兩旺，难道你就不难过嗎？自从我爷埋在此地，不久我大哥被国民党拉兵，死在外边。媽媽忧虑成疾，田地几乎卖光，我妹妹因病无錢請医而伤亡，家中生活无靠，你又給地主蝎子王扛活，熬累成病。多亏解放，才救了咱家性命，难道就是这样个人財兩旺嗎？

（唱長城）

祖祖輩輩几千年，
几千年农民受可怜；
封建迷信把人騙，
官僚地主太凶殘。
長年間流血又流汗，
到头来少吃又缺穿。
血泪深仇难洗尽，
兄妹伤亡实可怜。
咱家遭下这灾难，
凤凰穴显灵在那边？
我越想过去心疼爛，
爹爹你难道不心酸！

爹！你想一想，难道你就不伤心嗎？

李崇信：（唱慢西京）

世民儿他把过去講，
不由我心中暗悲伤。
旧社会逼得我家破人亡，
解放后我才算見了太阳。
鑰匙开锁心眼亮，
句句打在我心坎上。
我有心平去祖先坟，
又恐怕落个忤逆人。
这边騎虎实难下，
那边有崖怎舍他。
左难右难难住我，
越思越想没办法。

李二孀：（上唱崗調）

双手端着兩碗面，
不由我老婆喜心間：

（轉唱勞子）

脚躑房門用目看，
他父子生气为那般？
世民儿在一旁泪流滿面，
老头子含泪坐一边。
莫不是为家务意見不合？
莫不是为平坟起了口角？
无奈了上前去忙解劝，忙解劝，

（对民）哎呀！咋可哭啥哩，先吃飯，平就平么！
要咧土圪塔做啥呀！（接唱）

天大事爭吵也无益。

李世民：媽！我不吃。

李二孀：我娃快吃，后晌还下地哩。

李世民：媽！我……

韓信信：（上）民哥！民哥！

李二孀：誰呀？（看見韓后）信信，我娃吃了沒？

韓信信：二媽！我吃了！我民哥……

李二孀：嗯……（給韓搖手、并耳語叫韓把民叫去）

韓信信：嗯！咋可难过啥哩，走走走，把飯端上，咱黨支書叫你哩！（算拉民走，自己給把飯端上，邊給孀說）二媽！先叫我二伯吃飯，平坎这事么，想不通了再想一想，把我二伯再劝一劝，啥时想通了啥时候平，走走。（推民下。幕落）

第三場 布 置

（二幕前）

高鈞安：（上唱崗調）

最近有人造謠言，
坏人到处把空鉗。
說什麼鬼哭神叫喊，
說什麼平坎起禍端。
進門就把主任喊，

主任，主任！

李万伸：噢！鈞安。（接唱）

有啥事咱到屋里談。（截）

高鈞安：不了，就在这儿給你說一下。

李万伸：好。

高鈞安：最近咱村里又有了謠言了，說什麼平坎走了风脉，遭灾受难哩！又說什麼鬼叫喚哩！有些思想不好的人都被鬧得坐臥不安。主任，你看咋办？

李万伸：我也听說这話，还想把你找一找，了解了解。

高鈞安：听說是六老婆子搞下的鬼，这問題要解决哩，不然影响很大呀。

李万伸：鈞安，为这事我已經請示了乡上，准备今晚上开个

大辯論會，究竟有神鬼沒有？風脉究竟在那里？叫大家辯論辯論，來解決這個問題！放在今晚，你看咋樣？

高鈞安：主任，我沒意見。

李万仲：沒意見了，是這……我已經打發信叫民去了。

（正說韓和民上）正說他他就來了！（看民）哦，民咋咧？

李世民：不咋！（不高興的驕在一旁）

韓信信：就是為平坎和我二伯“高場”了。

李万仲：（代安慰口吻）民，不要難過。一個新的東西，一開始必然要遇到很多困難。這是很自然的，這也是幾千年來留下的舊思想和新思想的鬥爭。這個鬥爭只要我們有黨的領導，占住真理和廣大群眾的擁護，我們一定是會勝利的。（對高）鈞安，你到韓家庄去給陰陽算命先生韓宏仁說一下，叫他今晚到村里來開會。

高鈞安：對！（下）

李万仲：信信！你給張六婆說一下，今晚開大會，叫她不要到別處去。

韓信信：好。（下）

李万仲：民，別難受！你給咱到婦女主任那兒去，叫給咱準備一個罐罐，一個臉盆，五六張黃表，再給牛犢說一下，叫吃了晚飯后就敲鑼開大會。叫我在給各隊長說一下，叫今晚全體社員都必須參加。

（二人分頭下）

第四場 虛 驚

（布景：一個稍代蒙月的黑夜秋田里。台中間靠後景設一個連三的坟墓，左角有一株大樹，上挂一件黑衣服兩袖垂下。右角設一個草人，代著爛草帽，

在微风中搖幌。)

李崇信：(提一籃紙錢上唱慢西京)

為平坟和娃娃把理辯，
怎奈我理少詞窮張口无言。
過去的事兒我想一遍，
不由我熱淚洒胸前。
也難怪全家人把我瞞怨，
他怨我老腦筋由命靠天。
他怨我思想落后老封建，
迷神信鬼為那般？
句句話兒如鋼劍，
尖刀利刃把心挖。
背地裡我把政府怨，
和歷代皇朝不一般。
陽世間只知道為閻生產，
陰曹府却鬧得神鬼不安。(游弦)

哎！共產黨啥都好！搞生產我也高興。就是這迁坟，我總想不通。

(接唱)

雖然間想不通無理答辯，
事到此我處於無其奈間。
不去坟我心里實難過意，
化紙錢去拜祭表表孝心。
白晝間來燒紙怕人看見，
免不了背地裡說我不然。
黑夜里提紙籃忙往前趕，
到坟塋給祖先祝告一番。
行來在坟塋里用目觀看，
四下里無人影忙化紙錢。

(用秦劇祭靈曲牌，崇跪下點紙)

(唱五更)

崇信跪坟边，
刺火化紙錢，
把平坟的事儿講一遍，
覺祖的阴魂听心間：
平坟我不愿，
出于无奈間；
政府里要迁坟大家称贊，
我一人扭不过也是枉然！

(轉唱崗調)

給你們今晚来送錢，
阴曹地府把家搬。
这就是你孩儿孝心一点，
还望你保佑咱不起禍端。
禱告已毕忙立站，
要辞別先祖轉回还。(游弦)

你老人家都在着，你娃回去呀！

(唱五更)

手里提竹籃，
心里打寒顫，
忽听得后边有脚步声，
扭回头沒有人影影。

(轉唱紧訴)

莫不是后边有狼虫？
莫不是先祖显神灵？
扭回头来忙跪定，
为什么又无啥动静？
越思越想越心惊，
大概是野鬼来行凶。
猛然抬头用目望，